

文

忠義碑

栗山愿

大石君諱良雄、稱內藏助、其本出自鎮守府將軍藤原秀鄉、秀鄉之曾、有食江之大石莊者、因以地氏、應仁之亂、舉族戰沒、無嗣、會小山泰朝之孫久朝居京師、大石小山本同宗、因後之、後六世至良勝、始臣于淺野長重、及長童子長綱、改封赤穗、從移馬、實君之曾大父也、父良昭娶池田氏生君、良昭早世、君年十五、承重大父良欽、歷事淺野長友及長矩、世祿千五百石、為人溫寬、有度、不為齷齪自用、雖為長臣、於事無所預、元祿十四年

三月、詔使至幕府、長矩接伴、坐以私忿、中傷吉良義央於府中、大不敬論死、君在赤穗、聚城士三百、誓曰、誓在、義不與活、枕城死耳、既而又曰、據城亦似叛、不如退而自殺、城士從之者數十人、刺血盟誓、君乃曰、可矣、死未晚也、時舉城、惟擾、不知所為、而君日坐官廨、引見吏民、凡外內諸事、處決如流、自城儲庫積文武諸器、以至錢鈔租稅之微、具備文簿、莫不明較、四月、除道迎使者、致城而去、出遊京師、狂縱無行、往往披僧衣、携妓醉市、讐家偵知、以為無能為也、明年、君與子良金、變姓名、來江戶、俾神崎則休、茅野常成、佯為估販、往來讐家、伺察動靜、

義央避仇、率常外宿、會十二月十四日、客飲抵夜、君謀知之、乃率同盟四十五人、按第圍、申令號鐵巾、衷甲、乘曉梯、屋斫門、前後競入、劫縛一人、索蠟燭之、每室明如晝、奮鬪亂搜、殺傷數十人、唯逃者若婦人、不害、遂殺義央於室側、褫衣裹首、乃吹噐歛衆、戒火灌竈、留具名書於廳前、相率退于芝之泉岳寺、祭首長矩墓、遣吉田兼亮、富森正因、告大目付仙石久尚曰、謹誅、即日分拘君等四十六人於細川綱利、松平定直、毛利綱元、水野忠之、之許、十六年二月四日、各賜自盡、許葬長矩墓側、時君年四十五、初娶石東氏、生子三男三女、長乃良金、

死年十六二男幼二女夭嗟夫君之舉事結徒動衆恣
办貴者微之法令罪固當誅而意將謂寧觸法於當世
不可負恩於地下身可壘志不可奪其豈有為而發哉
是以君舉止自若束身就死毫無所憾而其氣烈之所
磅礴雖天地為震蕩士風賴以奮民彝賴以植謂之千
載一人可也族姻收君鎧埋之大石古壘之趾建石勒
事并刻四十五人姓名四十五人其人也心則一也已
良金稱主稅君之長子信清稱瀨左衛門君之族弟吉
田兼亮稱忠左衛門子兼貞稱澤衛門兼亮與君協
謀前後規為多賴之云原元辰稱總衛門方衆之洵

擾與兼亮俱助君綜理衆事使莫壅滯片岡高房稱
源五衛門間瀨正明稱久大夫子正辰稱孫九郎小
野寺秀和稱十内子秀富稱幸衛門礖貝正久稱十
郎左衛門堀部金丸稱彌兵衛武庸稱安兵衛金丸
之義兒也金丸老而壯慨武庸以勇敢聞衆之濟事
父子功謀居多近松行重稱勘六富森正因稱助衛
門臨訣母與所著襯衣曰汝得死所矣潮田高教稱
又丞赤埴重賢稱源藏奥田重盛稱孫大夫子行高
稱定衛門矢田助武稱五郎衛門早水滿堯稱藤左
衛門間光延稱喜兵衛二子光興稱十次郎光風稱

新六光興與武林隆重得義央殪之光興遂斬之首
中村正辰稱勘助管谷政利稱半丞不破正種稱數
衛門入讐第擊殺為最多千馬光忠稱三郎兵衛岡
野包秀稱金衛門木村貞行稱岡衛門貝賀友信稱
彌左衛門大高忠雄稱源五謀得讐家飲會其謀也
岡嶋常樹稱八十衛門武林隆重稱唯七倉橋武幸
稱傳介村松重直稱喜兵衛子秀直稱三大夫杉野
次房稱十平次勝田武堯稱新左衛門前原宗房稱
伊助矢頭教兼稱衛門七父長助病將死授甲教兼
曰必以復讐教兼終奉其言死年纔十八神崎則休

稱與五郎茅野常成稱和介橫川宗利稱勘平三村
包常稱次郎左衛門在赤穗從事厨所職祿最下至
是死節

大石良雄自畫像記

赤松鴻

柳田士龍持此圖來示余且語云是故大石君所手寫也、鸞也從木村元厚者懇乞得之其妻在傍愀然曲述其由曰、妾大父稱八介、嘗仕大石氏、侯國既除、大石氏出城、寓居尾崎村、當時妾大父既老、退居陋巷、已而大石君將移居洛東山科、大父聞之、乃造謁曰、奴聞主將去此地、遠徙山科、奴老矣、恐無復奉謁之日、冀得賜一物、永以珍藏、非所敢望、敢布腹心、君曰、社稷傾覆、進退維谷、汝所知也、吾不得復列士人矣、卜居僻地、永為小民、耕芸終身而已、與汝別去、無復見期、聊留此以為別、

乃以十數金賜之。妾大父怫然曰：老奴來謁，欲得主手澤所存一品，朝夕奉之，以代拜尊容而已。雖老悖，豈為貪賜金而來哉？遂抗言曰：國家已滅，痛豈可言？賤若奴尚抱憤怨，而況世奉國恩而肉食者乎？然而竟無一人有報讐志者歟？乃攫金投君側，因慟哭。君默然久之，曰：吾過矣，吾過矣。乃攬筆寫此圖，以與大父。大父奉之熟視，忽欣然頓首拜謝，蓋君少壯時從其尊公在江戶，有時微行，必妾大父一人從焉，是其狀也。妾父在日，為妾語如此。妾也不幸，父母已沒，且無兄弟。歲以至今，乃從夫言，割愛奉贈，如善珍藏，猶妾自藏也。鸞也喜感交至。

慇懃致謝，遂懷而還。謹請先生為記此事。余乃序次其事，且言於士龍曰：竒哉八介，可謂有氣節者。以余觀乎此圖，非尋常遊行狀，頗含猛烈意。蓋大石子雖不顯告深志，而暗示其意，故其狀如是歟。八介亦覺其意，故欣然拜謝焉。不言而喻於同心，豈不亦美乎。嗚呼！此圖也。雖么麼哉節士精神所注，義奴意氣所感，宛然存乎目前。覽之者誰不慨然，非尋常繪畫比矣。子其珍襲之可也。

書大石家譜後

安積覺

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自古既然矣、治世而有死節之臣、其猶祥麟威鳳曠代而聞出乎、大石君報故君之讐是已、君以歷世元老、威望著於赤穗、一朝遇變、舉措不異平日、奉旨致城而去、及其報讐、焦心苦思、謀畫周摯、卒能伸大義於天下、而植綱常於永世、豈曾夫子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歟、非耶、昔藤原泰衡故將大河無任、連結餘黨、嘯聚山澤、致書由利維平曰、古今有報六親之仇、未聞有報主君之讐者、今我創為此舉、將以明君臣之大義也、夫無任之擾、奧羽勢頗猖獗、亦猶劉

義人遺事
黑闥之起兵漳南也其人固不足論而其言則未嘗不善也君處變治世而不失其經不大聲色而從容就義亦豈兼任輩斃足變為雄者所能冀其風槩耶而如其言則君實有以踐之也左典既進藤君與君姻戚其族圭齋君嘗使亡友栗伯立撰君碑文今茲典既君與君之族良九謀而鏡之石又著大石家譜見惠覺重君之忠烈二十餘年如一日今得見譜牒之詳喜荷交并故不揣謏陋謹書其後若君之行事則編錄遍於海內亘萬世而不可磨人臣之義至此盡矣夫復何言哉

大石良雄氏畫牡丹贊

梁田邦美

賞名花以國色尚其艷也待賢臣以國士尚其卓也石大夫忠義貫金石爭日月聞其風者未嘗不輒戀戀乎墮淚也真國士哉斯人也而畫斯花孰謂不與國色相稱乎

題大石良雄氏手簡

惟晉菊宋蓮之尚不屑牡丹者腐學己石大夫剛腸毅態堂堂乎烈士哉然而又能解愛濃艷評花品焉茲牘也雖非婉媚之辭而其風流可以續宋廣平梅花賦矣

題大石大高二子書後

人家製屏風，率以故紙糊其骨，畸薄廢牘，往往在焉。嚮赤穗人某，買一敝屏，欲更新之，剝而熟視，本邑義士之所手筆，姓名儼然者十五六，乃驚喜，秘諸巾笥，不敢輕與人。赤石醫田中生玄安聞而懇請，得大石良雄氏、大高忠雄氏二書，因裝飾爲一卷，問余題跋。余嘗贊義士者數，忠烈之操，皜皜乎不可尚已，今復何言。揚子雲有云：「書心畫也，心畫形而君子小人見矣。」蓋心穢而字清，心俗而字雅者，偽也，非天也。人尚可欺也，鬼神不可欺也。朱子少學曹操帖，劉共父方學顏真卿帖，共父曰：「我所學者，唐之忠臣，公之所學者，漢之篡賊。」朱子默然，上

以荅，嗟乎！忠臣之與篡賊，淑慝混乎墨蹟久矣。一旦聞其說，輒默然慙愧，鬼神攸監，可不謂嚴乎。今夫四十七士之於書，未嘗聞一有以筆法鳴者也，而人獲其隻字，則珍藏之，若拱璧然，無佗焉。寶其心畫而已矣。近世東人如木下長嘯，不能枕阪壘死，奔竄京洛，以偽隱自高，雖有翰墨美材，亦不足觀已。爲長嘯者，即能立四十七義之志，血戰致命，忠聲震海內，不在真田木村下，然後可以寶其遺芳矣。

潮田高教氏手簡記

諾諾故毋宿，雖或姑宿乎中心，藏之不敢食其言，此之

謂朋友有信、夫人之倫五焉、而其道一而已、執交既厯矣、則君臣之義可知也、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臨大節而不可奪、二者旋相為行、吾於潮田高教氏與觀、是高教赤穗淺野侯世臣、為加東加西郡宰、嘗以公事在穗積村、邂逅醫人田中子道的、相得驩甚、高教頗知醫、有味保童圓秘方的、固請受、高教諾而不果、元祿辛巳春、會淺野侯刃傷吉良上野介于府朝、坐大不敬、自盡、邑除高教挈家眷、托北條村黑金屋某、乃從大石良雄出入平安江戸間、圖報主讐、壬午秋八月、至自平安、居無何、寄書的叙契濶、授藥方、乃去、遂抵江戸、冬十二月

十四日、與同盟四十五人、殺吉良、事聞、命四諸侯分囚其衆、良雄高教等在細川侯邸、明年癸未春二月四日、賜死的聞、而歎曰、賢哉高教也、其去北條、義舉孔棘、仰憂慈母、俯矜妻子、方寸亂矣、而能不忘昔日然諾、從容必盡其心、而後已、豈非貞固幹事大丈夫哉、乃裝潢其書、為挂軸、祭以清酌庶羞、拜且泣、愴然如聞其容聲云、數載的亦沒其詞、昌伯謂潮田賢士、於予為父執、敢不敬與、乃具其狀、因釋慧且、請邦美為記、美嘗讀宅博士烈士報讐錄、四十六名各有小傳、而潮田氏事跡寥乎無聞、今也幸得其為人、是不可以不傳焉、於是乎紀其